

第十四章—巴西的选举独裁与杀戮性腐败

(1) 巴西是一个幅员辽阔且资源丰富的国家，因此一直受到全球强国的觊觎。结果，从被发现的那一刻起，它就被变成了一个被掠夺的殖民地，使其人民失去了和平与自由。另一方面，美国属于定居型殖民地，并成为英国及其帝国主义的继承者。

(2) 在美国，土地被分配给许多人，从而有助于权力的分散。而在巴西，土地被分配给少数人，使权力集中在他们手中。这种权力分配方式形成了一种寡头统治⁵¹⁰，与天主教会和共济会一起控制国家——并始终服务于帝国主义。然而，由于美国起初建立在奴隶制之上，并接受社会排斥而不是努力提升所有人，他们也面临着与我们类似的政治问题。

(3) 共济会、天主教会以及掌控经济权力的人，像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国家”。他们跨越国界，建立起一个受保护人物的网络，形成一个通向最富有者的权力金字塔。通过这种权力分配方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寡头体系，由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构成。它不仅凌驾于民族认同之上，也凌驾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政治制度之上——即使这些制度在其他层面上彼此对抗。

(4) 如今，随着许多其他基督教教会的兴起并与之竞争，天主教会的权力已经被分散。但这些教会仍然遵循类似的意识形态路径，在应当发声的问题上集体保持沉默，或介入那些并非其职责的事务。共济会也保持着对不同教会的影响力。它受到一个更加隐秘的团体——光明会——的控制。光明会汇集了大型企业和政府的领导者。

(5) 在巴西帝国时期，共济会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佩德罗一世和佩德罗二世的顾问都是共济会成员。尽管佩德罗二世本人不是共济会员，但他经常表现出真正的权力不在他手中，而在富人手中。当他通过废除奴隶制挑战寡头集团时，他被共和国推翻——而这个共和国正是那些寡头所支持的。

(6) 今天的政治候选人是同一体系的延续，因为共济会仍通过关系网络影响他们的选择。问题在于，这些选择是以从民众身上获利为目标的，而在这种情况下，统治就会变得病态而具有破坏性——通过伤害他人来实现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在其政治历史中，巴西不断遭受由外国利益驱动破坏行为。

(7) 在军事独裁时期，若昂·古拉特（Jango）被罢免总统职务，因为他偏离了操控者的计划，并即将把真正的权力归还给巴西人民。与许多人所说的相反，

⁵¹⁰ 寡头统治——在希腊语中意为“少数人的统治”。它是一种由少数人掌握政治权力的政府形式，这些人通常来自同一家族、同一政党、经济精英或专业性公司集团。

他实际上非常受欢迎。事实上，当时总统和副总统是分别选举的，他在副总统选举中获得的票数比雅尼奥·夸德罗斯在总统选举中获得的票数还多。

(8) 1961年雅尼奥·夸德罗斯辞职后，Jango成为总统，并执政至1964年。1964年3月13日，在签署了一些法令之后，他在里约热内卢中央车站举行了一场集会，约有13万人参加，他在会上宣布了旨在带来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基础改革”⁵¹¹。正因如此，仅仅几周后，在1964年3月31日，军事政变发生，将他赶下台。1964年4月1日，军方正式接管政府。随后，Jango被迫离开国家，流亡乌拉圭。

(9) 若昂·古拉特于1976年在阿根廷去世。我和许多人一样，相信他是被毒害的，尽管官方报告称他死于心脏病。毕竟，他是那些自认为是巴西真正主人的帝国主义势力的主要目标。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反对大型托拉斯、捍卫国家资源和人民的斗争，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共同事业，这要归功于蒙泰罗·洛巴托的工作。在他的著作《石油与铁的丑闻》⁵¹²中，洛巴托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如何在政府的帮助下试图控制巴西的财富。一个证明帝国主义者并非真正反对共产主义，而是反对巴西人民的证据是：在军事独裁时期，我们的电影受到审查——然而，我们电影中的许多思想后来却被美国等国家所利用。

(10) 与此同时，所有来自民间的反抗领袖以及潜在领袖都被压制。一个显著的例外是莱昂内尔·布里佐拉，尽管他是Jango的妹夫，但他在军事政变中幸存下来，甚至后来赢得了重要的政治职位。然而，他的公众形象遭到了环球电视网的强烈攻击。这场冲突的一个痕迹，是他后来赢得的公开回应权，时间是在1994年3月15日⁵¹³。

(11) 在军事独裁时期，总统候选人由武装部队挑选，并由选举人团投票决定。该选举人团是在反对政变的领导人被清除后，在国会内部组成的。1965年的第二号制度法令（AI-2）解散了所有政党，只允许成立两个新党。国家革新联盟（ARENA）是执政党，而巴西民主运动（MDB）是被容忍的反对派。1979年，总统若昂·巴蒂斯塔·菲格雷多签署了政党法，恢复了多党制。政治开放进程始于1984年，当时坦克雷多·内维斯被选为巴西民主运动党（PMDB）的候选人（该党是MDB的继承者），而保罗·马卢夫则被选为社会民主党（PDS）的候选人（该党是ARENA的继承者）。

(12) 大众媒体对这次选举进行了大量报道，引导公众舆论把坦克雷多·内维斯看作“好人”，而把保罗·马卢夫看作“坏人”。这种心理策略让人们们对选举高度投

⁵¹¹ 若昂·古拉特原本打算实施土地、税收、行政、银行和教育方面的改革。

⁵¹² 本书对此的最佳讨论见第十六章第209至213段。

⁵¹³ 在第十三章第37段的脚注中引用。

入，尽管这仍然是间接选举。最终，坦克雷多·内维斯获胜，但在就任前，他因憩室炎而病重并去世⁵¹⁴，在全国引发了深切的悲痛。

(13) 事实上，这一局势所营造的所有热情，正好为掌权者服务，因为它让人们忘记了军事独裁，转而愉快地关注即将到来的选举。这降低了人们的警惕性，也帮助赋予下一批候选人更多的合法性。实际上，民众正被引入一种带有选举形式的独裁体制。

(14) 在接下来的选举中，费尔南多·科洛尔当选，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大众媒体的大力宣传。许多画面展示他游泳、练习武术和跑步。在他当选后不久，电视播出了一段以狂欢节为主题的片段，其中一名女性裸身跳桑巴舞——这个角色被称为“Globeleza”。这属于一个渐进过程的一部分：有时通过性化内容转移人们对政治的注意力，有时又用政治来分散人们对持续性性化现象的关注。

(15) 费尔南多·科洛尔的竞选让我明白，统治者会把自己的行为包装成“民众的胜利”来使其合法化。毕竟，科洛尔的过去并不清白，人们实际上也没有强有力的理由投票给他。统治者通过赢得人们的同情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与福柯在第四章中所讲的“驯服与有用性”是一致的。

(16) 正因为如此，当统治者不赋予某些权利时，人们往往会接受这种状况，觉得是因为自己或他人的不作为才导致失败。但事实并非如此。自国家建立以来，人民的意志和权利一直在被侵犯。当人们作出反应时，要么这种反应被孤立，要么他们被消灭。孤立人们的一种方式，是封锁信息，阻止他人加入。因此，大多数人甚至没有动力去反抗，因为他们觉得那只是孤独且徒劳的努力。

(17) 费尔南多·科洛尔的竞选资金极其充足——非常奢华。他的照片遍布全国，到处张贴在墙上和电线杆上，而讽刺的是，他的主要政治承诺却是打击所谓的“marajás”（腐败的精英官僚）⁵¹⁵。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自己可能正被帝国主义势力操控，因为没有公开信息将美国与军事政变联系起来。然而，科洛尔的行为显示出他对人民的敌意。当他撤销第51,009/61号法令时，他实际上是在默许大众媒体的“催眠效应”⁵¹⁶。

(18) 从政变后的首次文人选举开始，在大众媒体的强力支持下，我们的政治就被划分为左右两极⁵¹⁷。右派与资本主义相关，左派与共产主义相关。然而，我认为这些标

⁵¹⁴ 憩室——是肠壁上形成的囊状突出物。憩室炎是这些囊的炎症，可能破裂并将粪便污染扩散到全身。

⁵¹⁵ “马拉雅斯”（Marajás）——是当时费尔南多·科洛尔给那些掌握政治权力、从国家领取高额薪资的政府官员和退休人员起的绰号。

⁵¹⁶ 第51,009/61号法令——禁止在俱乐部、礼堂、剧院或广播电视台以任何形式进行催眠和嗜睡相关的表演或单独演示。不幸的是，该法令后来被1991年1月18日第11号法令废除，当时的总统是费尔南多·科洛尔。来源：Camara。可在以下地址获取：<https://www2.camara.leg.br/legin/fed/decret/1960-1969/decreto-51009-22-julho-1961-390635-publicacaooriginal-1-pe.html>。

⁵¹⁷ 政治上的左右光谱——是一种根据社会平等（左）与社会等级（右）来分类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和政党的体系。“左”和“右”这两个术语起源于法国大革命（1789–1799），当时国民议会中支持

签主要是用来混淆和分裂民众，因为这更像是一种经济上的划分，而不是政治上的划分。毕竟，无论是资本主义政府还是共产主义政府，都曾对人民施加经济独裁。例如，资本主义赋予民众的自由，并没有保护他们免受企业和政府的滥用。另一方面，古巴尽管是共产主义国家，但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社会指标却远好于美国，即使它长期受到该国的封锁。

(19) 在我看来，正确的定义是：右派支持政府对民众更强的控制，而左派支持民众更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基于这一点，我们1988年的巴西联邦宪法是偏左的，因为它将国家定义为民主制度，并与平等、自由和博爱的理念相一致。它还有机制来消除矛盾，并将对人民的保障转化为不可更改的条款⁵¹⁸，使其无法被修改。

(20) 但我们的政府却是右倾的，因为它们不遵守法律，甚至制定与宪法相冲突的下位法律。我们正生活在一种类似独裁的体制之下，而独裁本身就是右倾的——尽管许多哲学文本试图混淆这一点。

(21) 看看我们的体制是如何具有独裁性的：如果我的车缺少备胎，警察可以把车拖走，送到他们的停车场或私人停车场。那么，哪种情况更不安全——没有备胎，还是没有车？有一次，因为我没有备胎，警察在夜里、在一条远离城市的乡村道路上把我的车拖走，当时正值健康危机。我当时是一个人，而且我有健康问题。这是一种有组织的压迫行为，违反了更高层面的法律，包括道德法律，使我的健康和安全处于危险之中。警察突然出现在黑暗的道路上，就像伏击一样，甚至对我进行威吓。

(22) 当前的交通规则为警察和政府以独裁方式行事创造了机会，但人们很少去思考这一点。交通管控是独裁体制的一个战略工具，因为即使我们有“人身保护令”，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更随意的手段被限制，而这些并不在“人身保护令”的保护范围之内。缺乏对警察行为的外部记录，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23) 我们在巴西葡萄牙语中使用的表达方式，揭示了很多未被讲述的历史。其中一个例子是米纳斯吉拉斯的说话方式⁵¹⁹，它暗示在殖民时期，巴西的统治也涉及英国人。

(24) 例如，“uai”是米纳斯吉拉斯一个非常古老的表达，其起源并不清楚。在我看来，它显然来自英语单词“why”，因为在巴西葡萄牙语中，它是一个表达疑问的感叹词。另一个支持这一观点的表达是“这是给英国人看的”，意思是只是为了表面上遵守某种

国王（旧制度=统治）的人坐在议长右侧，而支持革命（平等、自由、博爱=解放）的人坐在左侧。来源：Wikipedia。可在以下地址获取：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ft%E2%80%93right_political_spectrum

⁵¹⁸ 巴西联邦宪法，第60条，第4款——“若修正提案旨在废除以下内容，则不得审议：一、联邦国家形式；二、直接、秘密、普遍和定期的投票；三、权力分立；四、个人权利与保障。”

⁵¹⁹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的本地人。

程序，即使毫无意义。这两个表达都暗示英国人曾对巴西人拥有权威——他们不断被英国人质问，并被迫遵循各种程序。

(25) 一个世纪前，巴西最大的争论是选举如何被操控，从候选人的选择到实际投票。如今，巴西的投票并不代表民主，而更像是一种独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不信任电子投票系统和电子投票机。我自己在本书第一版中也表达过反对电子投票的观点。

(26) 若昂·古拉特是巴西第一位真正民主的总统——这不符合帝国主义势力的计划——这也是军事政变发生的原因。其目的在于重新控制我们的选举体系，并将其改造为不具有民主性。所做的改变，是为了让腐败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并削弱所谓民主权利的保障。如今巴西的政治，更像是在让人民保持无知，而不是帮助他们理解现实。这也是为什么总统选举与世界杯在同一年举行的原因之一。比赛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思考候选人是谁。要让选举更加公平和有意义，这种安排需要改变。

(27) 到目前为止，巴西的电子投票机尚未显示出易于被操控的迹象。从官方角度来看，引入电子投票是为了打击舞弊。然而，这一问题并没有与公众进行充分讨论——但本应如此。至少，公众应该了解那些使电子投票安全的机制。

(28) 一些已经停止使用电子投票或没有广泛采用的国家包括荷兰、爱尔兰、德国和英国。如今，在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电子投票仅用于没有法律效力的试点测试⁵²⁰。

(29) 2009年3月3日，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允许使用电子投票机的法律违宪。原因是，这些机器无法让普通公民在不具备技术知识的情况下验证计票过程⁵²¹。这被认为是违宪的，因为选举应当是公开行为，而如果计票过程不透明，就变成了私人行为。

(30) 在美国，一部名为《Hacking Democracy》⁵²² 的纪录片于2006年上映。它展示了一项由美国公民进行的为期三年的调查。影片讲述了2004年总统选举中电子投票系统存在的不规则现象和问题，尤其集中在Diebold公司制造的机器上。

(31) 在法国，电子投票机被称为“投票机器”（Machine à voter）。2007年总统选举期间，这些机器在81个城镇使用，引发了巨大争议。公众进行了大量抗议和法律诉讼。在一系列反对声中，允许使用这些机器的城镇数量被冻结，内政部

⁵²⁰ 来源：Sénat。可在以下地址获取：https://www.senat.fr/lc/lc176/lc176_mono.html

⁵²¹ 来源：Wikipedia。可在以下地址获取：https://fr.wikipedia.org/wiki/Vote_%C3%A9lectronique

⁵²² 来源：Wikipedia。可在以下地址获取：https://fr.wikipedia.org/wiki/Hacking_Democracy

还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处理这一问题。到2015年，仅有65个城镇仍在使用，其中一个最常见的问题是投票数量多于登记签名数量⁵²³。

(32) 在巴西，这些争论至今并没有以技术性或逻辑性的理由为基础，而主要是用来激起人们的愤怒。在这个国家，常常可以看到家庭因为政治而分裂，而来自对立阵营的政治人物却在私下里像亲密朋友一样互相拥抱。但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所有政治人物——无论属于哪一方——都在为某种更大的整体运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缓解对政治的愤怒。

(33) 任何当选的政治人物，本质上都只是公职人员。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政党，我们的责任是确保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得最大利益。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只会抱怨，却不去寻找解决办法。

(34) 在我看来，在当前条件下，巴西人实际上需要削弱立法和行政部门的政治连续性，以加强司法权。如果加强司法体系中的职业法官，我们至少有可能确保行政和立法部门遵守法律——并阻止制定违法的法律。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是完美的，正如我之前所说，但加强它有助于恢复我们所需要的平衡。

(35) 我们所处的这种带有选举形式的独裁，可以通过诸如“释放23人”组织的事件看出来。这个组织在贫困社区开展基层教育，并公开批评我们的代议制体系的失败。在2013年和2014年，他们组织抗议，反对世界杯期间政府的滥权行为。为此，他们被当作恐怖分子对待，遭到政府迫害，并被判处七年监禁，其中包括成员卡米拉·朱尔丹博士⁵²⁴。所有这些，仅仅因为他们敢于挑战富裕国家的控制并揭露帝国主义的腐败。该组织还警告说，社会运动正被当作犯罪行为来对待，这是更广泛的威权镇压的一部分。

(36) 针对民众的滥用权力是在公开场合进行的，但以一种虚伪的方式——例如对参与政变的军官给予特赦。这样的行为使得那个时期的社会活动人士至今仍承受军事独裁的后果。这是一种将军方罪行从记录中抹去的策略。因此，我们至今仍能看到监狱中的酷刑、非法逮捕、入侵住宅、对抗议活动的非法渗透、窃听律师电话，以及以认罪协议换取巨额贿赂等各种滥权行为。

(37) 2018年里约热内卢的军事干预以及警方的滥权行为表明，压迫的大门仍然敞开。这要求公众持续保持警惕，以捍卫自身的自由和权利。

(38) 到目前为止，许多死亡既源于政府的行为，也源于其不作为。民众最终在这种控制中成为“共犯”，因为人们常常抱怨、发表负面言论——甚至贬低自己——并批评

⁵²³ 来源：Interstices.Info。可在以下地址获取：<https://interstices.info/le-vote-electronique-10-ans-apres/>

⁵²⁴ 卡米拉·朱尔丹博士——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UERJ）的哲学教授，《2013——记忆与抵抗》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无政府主义活动人士。她在该团体的YouTube频道发言：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YqUYs1zH8jKr8NxBr_ssYA。

自己的同胞。他们重复统治者的话语，却不去理解真正发生了什么。而这个群体本身也有许多值得理解之处，因为它具有某种普遍性特征。

(39) 例如，每当出现政治丑闻——而这种情况在这里很常见——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责怪民众不会投票，仿佛问题仅仅在于教育。但我们的制度是，每次选举总会有人当选——即使只是少数人投票支持——只要其获得的有效票数多于其他候选人。因此，即使因为没有诚实的候选人而拒绝投票，也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因为选举从不会被取消。所以，腐败政治人物的当选并不是人民的错——而是那些选择候选人的集团的责任。

(40) 与此同时，人人都知道，统治者并不关心教育。如今的政府利用制度化的反女权主义作为工具来打压教育。他们把教师职业描绘成只是由女性构成的职业，并贬低女性的收入，好像这些收入只用于购买香水。因此，在军事独裁时期教师被暴力杀害，而在如今所谓的选举民主中，他们的声音则通过经济手段被削弱，从而被压制。

(41) 1991年，在米纳斯吉拉斯州，当时的州长埃利奥·加西亚花费大量资金投放电视广告，间接反对教师罢工。而这笔费用实际上超过了满足教师加薪要求所需的金额，这表明问题并非经济问题。尽管如此，公众还是受到这些广告的强烈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师实现他们的目标。

(42) 如果公众不支持教师——甚至违背自身利益——那是因为他们直接受到广播媒体和互联网的影响。而自从费尔南多·科洛尔取消了对在娱乐节目和观点类节目中使用催眠的禁令之后⁵²⁵，谁还能真正说自己的观点不受心理操控影响？大多数人会说不受影响，但事实上，只要他们看电视、使用互联网或玩电子游戏，就无法确定。这种催眠式影响在禁令解除前就已经普遍存在——但之后，这种做法甚至不再被质疑。

(43) 由于政党内部长期的政治延续性，选举的安全性实际上反而有利于统治者。事实上，选举过程的安全远不止投票机本身——投票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旧的手工系统极易受到操控，舞弊现象普遍存在。电子投票系统自1996年建立并不断发展，其目标是防止舞弊，并逐渐演变为一个完整的安全体系。

(44) 加密和电子签名确保数据处理对选举法院系统之外的任何人都是不可读取的。同时，它们将流程的每一个阶段与相关责任人绑定，对每个阶段进行封存，从而实现对整个过程的全面监督。

(45) 投票机软件会接收哈希值，用以验证其真实性，这被认为是防篡改的。软件至少会被审计两次：一次是在公共安全测试期间，另一次是在数字签名与系统封存仪式中。这两项都是公开活动，由不同背景的监督机构参与，最终系统会被封存。

⁵²⁵ 1991年1月18日第11号法令废除了第51,009/61号法令。

(46) 公共安全测试在投票机软件生成之后、选举前一年进行。在该测试中，通过公开征集选出的安全专家和黑客（系统入侵者），可以单独或组队尝试攻破投票机系统。如果他们成功或发现可能被利用的漏洞，系统将进行调整以修复问题。

(47) 数字签名与系统封存仪式在选举前二十天举行，在选举工作人员将数据加载到机器之后立即进行⁵²⁶。在该仪式中，还会再次进行公开测试以供监督，任何年满18岁的公民都可以参加。在选举当天，机器上的实体封条会由政党代表进行检查。

(48) 在另一种审计中，一些投票机会被随机选中并送往首都，在选举当天通过并行投票进行录像，以验证计票的准确性。这一程序也会在地方选举办公室进行。此外，这些机构还可以使用审计软件，在流程的任何阶段调查可疑的舞弊行为。

(49) 当投票机被加载数据时，会获得一个由系统生成的新安全编号。随后，通过硬件ID和数字ID，它们会与特定的投票区和投票站绑定。这种唯一识别方式使系统能够识别每一台机器，而选举法院不会接受来自不匹配注册信息的机器的投票传输。这是防止机器被替换的机制之一。

(50) 需要注意的是，投票机没有任何外部接口——只有电源按钮和投票按键。它不接受鼠标、键盘或任何硬件或软件输入。机器只识别由选举法院开发的封闭源代码软件。如果有人试图篡改，它会自行锁定，因为它不接受外部指令。它只按照预设的程序和时间运行。如果被关闭，重新启动后会从中断处继续。因此，任何物理篡改只会导致设备损坏。

(51) 选民名单在选举前150天就被录入投票机，这是截止日期。此后进行的任何更改都不会被记录。名单上的姓名将出现在正式选民名册中。任何未被录入机器程序的人，都无法在该投票站投票。

(52) 主要的安全措施保护源代码、投票机硬件以及投票结果的传输。此外，这些机器也不连接互联网。

(53) 在投票传输和计票过程中，使用了三个控制系统，它们相互监督。要共同运作，这些系统必须不受到任何外部干扰。

(54) 作为额外的安全措施，从选举前一天开始，地方选举办公室会断开互联网连接，并在整个选举日保持离线。所有数据传输都通过内部专用网络（内联网）进行。

⁵²⁶ 这意味着输入或上传必要的信息。

(55) 在投票开始之前，会打印一份“零票报告”，以确认机器中尚未记录任何投票。该报告在选举的各个层级都会重复生成。它是以书面形式打印的文件，会印制多份并张贴在投票地点，作为对选民的保障。

(56) 投票结束后，会打印一份票箱报告——显示该机器所记录的投票情况，并且必须与投票人数相符。为保护投票的保密性，系统还会生成一份数字记录，其中投票顺序被打乱，使任何人都无法将具体选票与具体选民对应起来。机器的解封和报告的打印都是在公开场合进行的，在选举监督人员的监督下完成，没有互联网连接，也不会将机器从投票点移走。

(57) 也不存在更换投票机U盘的可能，因为除了有政党观察员在场外，该存储设备还包含记录，用以确认其中的软件与选举法院提供的软件一致。选举法院（TSE）出具的投票传输报告必须与投票机打印的报告一致。任何提出请求的政党或联盟代表，都必须在报告打印后一小时内获得一份票箱报告副本。

(58) 所有这些措施形成了广泛的公众监督。因此，要实施选举舞弊，不仅仅需要某一位选举法院官员的意愿——还需要一个由不同来源的人和手段组成的整体网络参与，并且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这使得舞弊几乎不可能。然而，由于这些安全机制是相互整合的，只要其中任何一个被削弱或被轻视，就会使整个系统受到质疑，尤其是在涉及公开报告时。

(59) 使我们的选举缺乏正当性的，并不是电子流程或投票机本身，而是选举竞选过程中存在的深层不平等。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政党的主导地位：政治人物受制于其所属政党，如果违背党派利益，甚至可能失去其立法席位。

(60) 在选举活动中，分配给各政党的免费广播时间是不公平的。分配的总时长中，有90%根据各党在众议院所占席位数分配给六个最大政党，其余10%才平均分配给所有其他政党。同时，还存在竞选开支上限，这使候选人依赖政府提供的宣传资源来当选。

(61)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公平的，但实际上，它维持了从军事独裁时期继承下来的主导政治体系，尽管政党名称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事实是，在独裁时期参与政府的政治人物在早期选举中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因此，他们建立了政党及其政治继承者，由于在选举体系重新开放之初就已在国会中占有席位，这些政党如今规模更大、资金更充足。

(62) 另一方面，还必须指出司法系统缺乏政治独立性，因为高等法院的法官是由政治人物直接或间接任命的。例如，作为司法体系最高机构的联邦最高法院（STF）的法官全部由共和国总统任命，最高选举法院（TSE）的法官也是如此

。这与职业法官的情况形成对比，后者必须满足严格要求以保持政治中立，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更具公正性。

(63) 然而，最高选举法院（TSE）负责批准新政党的注册，因此它本应完全不受政治影响。理想情况下，法官应通过内部选拔考试竞争进入更高职位，例如大法官、上诉法院法官以及高等法院法官，同时也应考虑其资历与任职年限。这类机制也能鼓励法官持续学习和提升自身能力。

(64) 目前，这种情况对选举本身并不会构成直接问题，因为正如我们所说，整个系统受到广泛的公众监督。然而，它确实给司法体系整体带来问题，因为行政和立法部门经常拒绝执行司法裁决。更糟的是，它们往往不遵守法律，最终被起诉。因此，它们不应司法机构的最高职位产生任何影响。

(65) 某些社会福利的发放过程就体现了这一制度性问题：行政部门往往只有在经过司法程序后才履行职责，这使整个过程被拖延——而在这种情况下，本应是快速处理的。

(66) 这种政策以间接方式危害民众，使社会变得脆弱，因为它让不安全感占据主导，从而导致自私。每个人都更加重视金钱，因为没有钱的人会面临各种风险——包括生病时的风险。在当前的公共医疗体系（SUS——统一医疗系统）中，预约常见专科、进行基础检查以及获得较便宜的药物相对容易。但除此之外，除非通过司法途径，否则很难获得真正需要的医疗服务。尽管如此，根据一些说法，我们的公共医疗体系仍优于美国的一些医疗保险计划，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并没有像巴西这样全国性的公共医疗体系。

(67) 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农民——或希望成为农民的人——缺乏土地所有权。毕竟，食物来自土地，如果我们不自己生产，就会受制于他人。拥有土地是一种权力，而一个人民拥有权力的国家，才是强大的国家。这是自国家建立以来一直存在的政治失败。

(68) 土地改革是1964年被推翻的总统提出的主要变革之一——也许这正是他被推翻的最大原因，尽管他本人愿意拿出自己的土地进行再分配。⁵²⁷大地主和帝国主义势力把自己视为国家的真正所有者。他们不愿意这种状况改变——甚至愿意为此杀人。

(69) 然而，当今土地再分配的方式更像是一种社会性恐怖行为。它常常针对错误的对象，却放过真正的权势者。此外，政府支付的补偿远低于土地价值，而且执行过程极其缓慢。像若昂·古拉特曾提出的那样，实施一个逐步购买并分配靠近道路和水源的土地的计画，会带来更好的结果。该计划的受益者将受到政府监管，需要每年参加培训并

⁵²⁷

这一事实曾刊登在1964年3月15日《巴西日报》的头版。可在以下地址获取：
https://news.google.com/newspapers?nid=0qX8s2k1IRwC&dat=19920614&b_mode=2

实际耕作土地。他们的生产足以偿还土地费用，但只有在连续5年证明有产出之后，才开始获得永久产权。

(70) 在这个计划中，政府可以派遣人员，利用机械设备为这些新生产者提供免费服务，帮助他们进行耕作和土地管理。政府还可以收购他们的农作物和牲畜，用于供应学校、医院，甚至制药行业。这样，这将成为一种能够通过国内供给为国家带来回报的投资。而且，由于农场靠近公路并优先供应本地市场，运输成本也会更低。

(71) 然而，政府并没有支持基础农业生产，反而以有害方式对其进行操控。这是因为迄今为止我们一直由帝国主义政治领导人统治，尽管那些富有的政党有时自称为右派，有时又自称为左派。在某些时期，政府以不公平的方式发放农业激励政策，扶持一部分人，同时打压另一部分人。

(72) 事实上，本书中讨论的最大问题，都是由帝国主义政治造成的——例如操控教育以制造功能性文盲，或利用传播媒体对公众进行错误教育。政治人物被说服去做出违背人民利益的行为，而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也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受到错误教育和误导。最终，受教育不足的政治人物往往判断力较低，出于不诚实而做出损害民众的行为——尽管他们本可以在一个繁荣社会中让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变得更富裕，而无需在安全上花费大量资源。

(73) 退休制度的变化是帝国主义政治有害影响的另一个例子，它削弱了民众。大概没有什么比被迫过度劳动更接近奴隶制的了——而这正是这种政策所推动的。在贫困群体中，许多人很早就开始工作——法律允许从14岁开始。但在1998年，第20号宪法修正案提高了最低退休年龄，并取消了按比例提前退休的选项⁵²⁸。这对所有人都有影响，尤其是巴西的农村劳动者，他们通常比其他群体更早开始工作，而且从事体力劳动强度更大的工作。

(74) 而你知道这一切中最糟糕的是什么吗？我们的政治体系被精心设计，使人民彼此对立，从而把控制权维持在帝国主义势力手中。富有的政党，往往由国外商业寡头资助，通过推出两极化的候选人——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来制造对立，而这些候选人的反对率都很高。但双方都在服务帝国主义的利益。这使公众陷入一种局面：选择一个候选人只是为了阻止另一个，最终获胜的总是帝国主义——而这实际上是腐败的另一种说法。

(75) 由于这些候选人获得最多的媒体曝光和关注，公众最终会参与这种心理上的两极化游戏，认为其他候选人没有真正的胜算。这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论更加集中，也更加对立。

528

第20号宪法修正案。可在以下地址获取：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constituicao/emendas/emc/emc20.htm

(76) 这一过程因投票意向的民意调查而加速。当一方候选人在民调中领先时，另一方的候选人就会获得更多支持。而随着第二位候选人支持率上升，第一位又会进一步增强，如此循环，直到选举结束。因此，人们往往忽视自己阵营最初的反对情绪，只专注于对抗另一方。

(77) 实际上，在没有明显舞弊的情况下，也很容易对民调进行不诚实的操控。只需提前通知并动员某一方的支持者，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参与调查表达意见即可。有时这种操作只需在初期进行一次，之后这个过程就会自行延续。而我认为，这正是正在发生的情况。

(78) 结果，人们投票是出于挫败感，而不是出于政治信念。他们只是想投票反对另一个候选人。许多人说，他们投给那个“没人喜欢的人”，只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但如果一个人不信任任何候选人，正确的做法是不投票。

(79) 这种制度让人们以愤怒为基础生活，而不是基于对理想的热爱。统治者让公众相信他们的投票没有意义，从而使他们对政治失去兴趣。如果人们也能表达拒绝，甚至在必要时取消选举，那么“反对”本身就不会成为问题。事实上，关于反对率的信息被弱化处理。也许政治人物只凭10%或20%的人口支持就能当选——这些是“有效票”——而其他人士实际上是反对他们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今的独裁更倾向于操控结果，而不是取消选举——这样一来，反对就被容忍，而不会产生真正的后果。

(80) 甚至政变也可能得到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巴西的军事政变得到了精英和军方的支持，而他们控制着媒体。于是，许多人相信这是多数人的意愿并顺从了，因为人们往往会跟随社会共识。这种相信也很容易产生，尤其是在政变之后，民众选举被取消。

(81) 还有一句常见的话是：“每个民族都会得到它应得的政府。”但这在我们的国家并不成立。我们的腐败并不是自下而上的，而是来自国外并自上而下的。这种状况持续存在，直到贫困人群认为投票唯一的价值只是换取一袋水泥或一篮食物。有时，卖掉选票的好处甚至只是获得一次休息的机会，因为许多巴西人长期工作，没有休假、带薪年假或节假日。

(82) 所有通过“反对”来否定选举的方式都被封锁了，因为法律中没有这种可能性。法律只计算有效票，即使数量很少，也忽略其他所有情况。在选举期间，投票义务被大力宣传，同时强调不投票的惩罚——例如不能参加公职考试，或作为公职人员会被扣工资。

(83) 这个法律、政治和心理体系制造的最大幻象，是让人们相信投票是真正强制性的。事实上，不投票的罚款极低。实际上，如果没有用罚款来替代投票，巴西甚至无法自称为民主国家。这笔罚款可以在任何工作日缴纳，一旦缴纳，就取消了所有不投票的处罚。

(84) 纠正这种操控的一种方式，是更公平地规范竞选广告。理想情况下，免费广播时间应在所有候选人之间平均分配，而竞选行政职位的候选人可以获得略多的时间。

(85) 竞选广告也应当简短而直接——只展示候选人的照片（与投票机上使用的相同）以及其过往工作的真实影像。广告内容应仅包括候选人的履历、其主要执政重点以及政党网站地址。这些重点应当是具体的，例如：将政治人物的福利削减99%、将政党基金削减95%、取消“议会修正案”、将教师工资提高一倍。网站应接受公众监督，并对虚假宣传或无根据攻击其他候选人的行为进行处罚。在网站上，候选人可以更详细地说明其计划，并接受公众公开评估。

(86) 关于投票意向的民意调查应当被完全取消。任何此类调查都应被视为可疑的，即使有各种反舞弊的承诺也是如此。操控社会的人提出某种观念，然后让社会去实现它。因此，取消投票意向调查是一种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方式。

(87) 候选人数过多也是造成选举混乱的一个因素。这主要是因为缺乏选前筛选机制来决定谁应真正参选。对于行政职位来说，候选人越多，发现理想且诚实领导者的机会就越大。

(88) 在选举前，政党应邀请所有成员根据其选区投票选择候选人。全国性选举将进行全国范围的动员，本地选举则在地方范围进行。选民需要是注册的政党成员，投票甚至可以在线进行。这种模式将为新领导者的出现创造空间。

(89) 在每次选举中，应当设立两种投票：支持票和反对票。这应从候选人筛选阶段开始，这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关键步骤。这样，选民既可以表达支持，也可以表达最强烈的反对，而候选人的反对票将抵消其支持票。通过同时存在的支持与反对投票，可以终结政治对决——这些对决实际上是制造社会分裂的机制——以及由最不受欢迎的候选人组成的政府。

(90) 最后，一个候选人要当选，其获得的票数应当占人口的一个显著比例——至少20%或30%——选举才应被视为有效。如果由于投票率过低而无人当选，则当前职位的法定替代者应暂时接任空缺职位，同时重新举行选举，并由不同于原竞选者的新候选人参选。

(91) 在立法机构中，目前候选人数量过多，扰乱了投票过程。但这源于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国会成员数量过多。人数实在太多！这损害了公民被有效代表的能力。因此，立法者的数量也应减少。

(92) 议会不应是人群的堆积——它应当是经过筛选的群体。如今，高人数被用来证明需要代表社会中多样的利益。但实际上，只需少数人就足以代表一个

州的人口的全部利益。毕竟，选举的目的在于统一意见、减少冲突。无论谁当选，都必须对所有社会群体负责，而一个小规模群体同样可以代表他们。

(93) 如果把社会整体看作一个有机体，它将作为一个整体成长并变得更加平衡——因为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很重要。即使是一个小伤口或刺痛，也会影响整个身体。同样，社会发展必须被视为一种惠及所有人的过程。如果我们遵循这一方向，随着时间推移，就能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社会。

(94) 然而现实却相反，由于成员过多，几乎无法对国会进行有效监督。因此，我们看到立法者为自身利益行事，甚至损害公共利益。如果国会只有100名成员，这种情况将更加难以发生——这一数量仍然足以进行决策，同时也更容易追踪每个人的投票行为。

(95) 国会中这种失控的滥权情况，可以通过要求议员在表决法案时遵循时间顺序来开始得到纠正。这一制度在司法系统中已经存在，并带来了更高的透明度和诚信。如果国会议员必须遵守这一规则，他们就需要先履行立法职责，然后才能为自己的薪资投票。这将使公众更容易跟踪立法过程，并在出现不当行为时增加压力。

(96) 必须记住，行政和立法部门也必须遵守公共行政的核心原则⁵²⁹——正如司法部门已经做到的那样。这些原则比它们自身的内部规则更为重要。当它们不遵守这些原则时，就等于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这实际上是我们更接近独裁体制的主要标志之一，因为在真正的民主中，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97) 公共行政最重要的五项原则是：合法性、公正性、道德性、透明性和效率。

(98) 成本效益原则应当迫使政治人物对其办公经费和各类补贴的使用作出详细说明。值得注意的是，仅仅这些补贴被全部使用——考虑到其数额之高——就足以让人怀疑政治人物的不诚实⁵³⁰。事实上，这甚至可以通过透明度门户作为一种间接识别腐败政治人物的方式⁵³¹。但情况已经恶化到，人们普遍认为所有人都是腐败的，并试图用同样糟糕的人去对抗他们最厌恶的对象。

(99) 与此同时，贫困社区常常因为政府提供的一些小额经济利益，而对政治人物及其不良行为产生同情。在许多小城镇中，政治人物通过举办公共聚会并大量提供免费酒精饮料来赢得支持。有时，人们甚至仅仅用冰淇淋或冰棍就被“

⁵²⁹ 1988年巴西联邦宪法，第37条——“联邦、各州、联邦区及各市任何权力机关的直接和间接公共行政，应遵循合法性、非个人化、道德性、公开性和效率原则，并且还应遵循以下内容：（……）”（措辞依据1998年第19号宪法修正案）。

⁵³⁰ 有关立法机关成员的信息可在众议院官方网站查询：<https://www.camara.leg.br/deputados/quem-sao>。

⁵³¹ 议会支出透明度：<https://www.camara.leg.br/transparencia/gastos-parlamentares>

收买”。还有一些人为某位候选人做竞选宣传后，就觉得自己和整个家庭都有义务投票给他——只是因为觉得这个候选人“人不错”。

(100) 那么，在挪用公款和收买选票方面最荒谬的表现是什么？只需看看这一连串事件：“月供案”、秘密预算，以及报告员修正案。巴西的预算本应像用尺子和圆规画出的图表一样规整，但最终却更像一个被撕裂的蛋糕——人民只能得到残渣。坦白说，我看不出“月供案”、上一届政府的秘密预算以及当前的报告员修正案之间有太大区别。讽刺的是，这一机制始于一位被称为“左派”的总统，然后转到一位被认为是“右派”的总统，之后又回到了同一位“左派”总统手中。

(101) 如果让我来解说这场比赛——把预算当作球——我会这样说：“卢拉从左侧上场，抢走了人民的球，还犯规了。裁判暂停比赛准备判罚，但人民却不能主罚点球。相反，博索纳罗——在右侧、与卢拉属于同一队——拿起球……进球！现在没有人守门——没有审计法院，没有任何人！国会冲进禁区，一个接一个地进球，多得数不过来！裁判说这些进球不应算数，球必须归还给人民。但球员突然改变了规则——现在这些进球竟然算数了！疯狂！疯狂！疯狂！要么球会爆炸，要么球网会被撕裂！而人民已经放弃比赛了，各位！他们放弃了！所有人都跑到看台上喝酒庆祝，为对方球队的前锋欢呼！这场狂欢是政客买单的。”

(102) 那么，对于不记得的人来说，“月供案”（又称第470号刑事案件）是2005年卢拉第一任期内发生的一起涉及议员的买票丑闻。当时，这被认定为犯罪⁵³²。

(103) 这场危机在联邦最高法院（STF）正副院长——若阿金·巴尔博萨法官与里卡多·莱万多夫斯基法官之间的冲突中达到顶点。前者认为，在第470号刑事案件中被定罪的议员应由法院裁决自动失去其席位，而后者则认为这属于国会的职责。

(104) 坦白说，我完全同意若阿金·巴尔博萨的观点，在我看来这是常识——在刑事案件中被定罪的人，绝不应继续担任国会议员。但最终，反对意见占了上风，这一切也导致若阿金·巴尔博萨法官于2014年退休，官方理由是健康问题。

(105) 是的……当联邦最高法院院长的理解被忽视时，这就像是在削弱整个司法体系的权威。因此，悄然辞职或许是最有尊严的选择。而这种认为国会凌驾于司法之上的观念，至今仍然存在，使立法者在法律上处于高于法律的位置。

(106) 这些预算滥用中最糟糕的部分不仅仅是金钱，而是其背后的机制。它变成了一种类似金字塔的买票结构，彻底摧毁了所谓的民主。总统释放公共资金，让议员在其

⁵³² 第470号刑事案件——主动腐败、被动腐败、侵吞公款、洗钱、欺诈性管理、犯罪组织。来源：联邦最高法院（STF）门户。可在以下地址获取：
<https://www.stf.jus.br/arquivo/cms/noticianoticiastf/anexo/relatoriomensalao.pdf>

选区实施项目。这样一来，议员就通过这些项目从选民那里购买支持——或者谁知道还通过其他什么方式？

(107) 2020年，在随后由右翼总统博索纳罗执政期间，“秘密预算”被建立。这是在总统府的主导下，并得到“中间派集团”（Centrão）的支持而实施的。他们使用的工具是报告员修正案（RP-9）——一种预算修正形式，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完全不公开是谁提出的、资金流向何处、金额是多少，或将用于什么目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装满数百万资金的“黑箱”⁵³³。

(108) 于是我们看到，政府之间像在同一支球队中传球一样运作——而不是左右之分。从“月供案”演变为“秘密预算”，再演变为“议会修正案”。不过，如果用更“技术性”的说法，议会修正案分为三种类型：个人修正案、党团修正案和报告员修正案。

(109) 个人修正案是由每位参议员或众议员提出的——根据2015年第86号宪法修正案，这些必须依法执行。但报告员修正案——也就是我们所讨论的——仍然缺乏透明度。现在它们只是换了新名称，例如“委员会修正案”或“平行修正案”⁵³⁴。简而言之，秘密预算变成了一种没有名称、没有面孔的预算。到2024年，通过这种方式支出的金额超过85亿雷亚尔——标准不清，且没有公众监督⁵³⁵。

(110) 需要记住的是：根据宪法第2条，“国家各权力机关相互独立并应当协调运作”。但买票行为直接破坏了这一原则——因为立法机构实际上在像行政机构一样行事，动用本应通过透明和技术规划来使用的公共资金。议员并不是被选来铺设道路的——那是市政府或联邦政府的职责。就是这么简单。

(111) 事实上，联邦最高法院（STF）在2022年以6比5的投票结果裁定，这种做法违宪，因为它违反了公共行政中的透明性、非个人化和道德原则⁵³⁶。

(112) 但这一裁决之后发生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国会仍以相同方式运作——只是换了不同名称。2024年，法官弗拉维奥·迪诺下令暂停这些修正案，直到制定出明确规则。但显然，国会已经在策划恢复⁵³⁷当最高法院试图限制国会权力时，它遭到调查、弹劾和政治压力的威胁。结果？法院退让了。

⁵³³ 来源：CNN Brasil。可在以下地址获取：<https://www.cnnbrasil.com.br/politica/stf-julga-suspensao-das-emendas-do-relator-ao-orcamento-entenda/>

⁵³⁴ 来源：参议院新闻机构。可在以下地址获取：<https://www12.senado.leg.br/noticias/materias/2023/01/10/emendas-parlamentares-o-que-sao-e-qual-a-diferenca-entre-as-deputados-e-de-senadores>

⁵³⁵ 来源：Terra。可在以下地址获取：<https://www.terra.com.br/noticias/brasil/politica/governo-e-congresso-criam-emendas-paralelas-e-turbinam-novo-orcamento-secreto-diz-transparencia>

⁵³⁶ CF/88，第37条。来源：CUT。可在以下地址获取：<https://www.cut.org.br/noticias/stf-acaba-com-orcamento-secreto-e-exige-transparencia-para-distribuicao-de-dinheiro>

⁵³⁷ 来源：Brazil Agency。可在以下地址获取：<https://agenciabrasil.ebc.com.br/justica/noticia/2024-10/dinamantem-suspensao-de-emendas-do-orcamento-secreto>

(113) 因此，在2024年，《年度预算法》（LOA）中包含了超过500亿雷亚尔的议会修正案——这些资金本应依据技术规划使用，而不是政治交易。卢拉在年初试图削减其中一部分，将其限制在300亿雷亚尔，但国会通过了增加额度的方案。这种情况年复一年地重复，仿佛是正常现象⁵³⁸——而且金额不断增加。

(114) 如果这一切听起来像一张充满勒索和掩盖的巨大网络，那很可能确实如此。与此同时，公众仍然不知道资金流向何处、谁在作出决定，或者为什么某些公共工程会在选举前“突然出现”。

(115) 因此，即便是这种事实上属于违法的情况，也许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措施来预防：强制按照时间顺序对法案进行表决。仅此一项，就能减缓流程，为司法机构提供足够时间介入，在这些提案获得通过之前就将其阻止。

(116) 与此同时，这里发生的大规模屠杀、酷刑以及令人震惊的压迫并没有被纳入教育体系。这使得人民变得退缩，在一个富有的政府面前表现得像乞求者。但如果不是政治人物的不诚实，这个国家本可以是富裕的。

(117) 政治人物的薪资应设定为固定的最低工资倍数——不超过十倍。需要注意的是，以最低工资作为参考并不意味着薪资与其直接挂钩，而只是作为一种衡量方式⁵³⁹。政治人物还应被要求使用公共服务——学校、医院、交通等一切。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再通过损害民众利益来谋取自身优势，因为他们将不再与民众有差别。

(118) 然而现实中，政治人物却因其高额薪资、办公经费、各种补贴、选举基金，尤其是议会修正案，而成为民众的财政负担。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税收并不总是与具体用途绑定，例如机动车财产税（IPVA）就是如此。如果所有税收都严格用于其既定目的，就不会出现政治人物拥有“额外”资金而基本需求却得不到满足的情况。

(119) 法律并未规定机动车税（IPVA）必须用于道路维护或铺设工程。因此，政府在修路之后，往往将道路交给私人公司收费运营。但只有在该税真正用于道路建设时，征收才合理——而且不应再叠加额外收费。

(120) 我认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为社会作出贡献——无论是通过劳动还是资金——也许我们根本不需要一个过多干预的政府来管理我们。

(121) 我们的人民仍未按照自身最大利益行事，因为不幸的是，他们因政治人物的不作为而愤怒，最终以自私的方式作出反应。但这些努力本可以成为一种更有效的“预竞选”方式，而不是向选民分发礼物。例如，当我在公共道路两旁种植植物时，会引起公众和政治人物的关注。许多政治人物甚至试图阻止我，因为他们将其视为竞争——但我并不是在与他们竞争，我只是想采取行动。

⁵³⁸ 来源：国际透明组织。可在以下地址获取：<https://www.transparencia.org.br/posts/congresso-aprova-proposta-que-perpetua-orcamento-secreto/>

⁵³⁹ 1988年巴西联邦宪法第7条第IV项——禁止将最低工资与任何用途挂钩。

(122)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势力仍像黑手党一样行事，把社会当作一个单独个体来操控施压。而民众仍受其控制，因为他们无法取消选举，这使他们相信必须在“主要候选人”中做出选择。

(123) 我认为，改变这种状况的一种方式，是拒绝受到民意调查的影响。因此，我们应投票给自己真正相信的人，或选择主要政党之外的候选人——或者在必要时，以集体方式选择不投票。巴西的政治机器运转失常，只有打破这种政治统治循环的连续性，它才会重新运作。我们必须坚持寻找那些不属于这一掌控体系的政治内部网络的人。这也意味着要面对像共济会这样的组织影响，因为这种影响导致了帝国主义统治。

(124) 你看，如果在城市入口处存在共济会的纪念物——这些属于公共区域，而非私人空间——那么我们就必须怀疑它也存在政府之中。但总体来说，没有人敢面对这一现实。我们需要向甘地和⁵⁴⁰“真理坚持”(Satyagraha)⁵⁴¹方法学习，这是一种非暴力公民抗命、坚持真理的方式。首先，他是一位精神领袖，因为精神智慧必须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而这种智慧让我们关心整体，而不仅仅是局部。

(125) 在我看来，没有任何政府高于上帝的权威。任何身处政治职位的人都只是其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应祈祷上帝触动人心，改变我们的政治现实——因为对他而言没有不可能的事。如果你是无神论者，那就相信一种伟大的思想波动，一旦被激活，就会传播到所有人的思想中。因此，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它能够改变一切。

(126) 同时，我建议我们不要依赖政治来建设更好的世界。相反，让我们通过善行尽一切努力改善我们周围的世界。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提议我们每个人都坚持推动那些必须实现的政治变革。

章后一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1) 在我使命开始之初，我意识到自己需要远离娱乐媒体和新闻，因为我们正进入一个意识形态极度混乱的时期。我不能让这些影响到我。在本书最早的版本中，有一段故事片段，其中一个“疯狂的女人”在劝说生活在巴勒斯坦冲突地区的女性带着孩子离开。我开始谈论类似1967年的阿以战争，尽管在2017年，巴勒斯坦的这场战争尚未爆发。

⁵⁴⁰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1869–1948) ——印度人，是继耶稣之后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之一。他是一名律师，推动了印度摆脱英国统治的独立。“摩诃陀”(梵语意为“伟大灵魂”“可敬者”)这一尊称最早于1914年在南非赋予他，现已在全球广泛使用。来源：Wikipedia。可在以下地址获取：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hatma_Gandhi.

⁵⁴¹ “真理坚持”(Satyagraha) ——梵语：satya (“真理”)，āgraha (“坚持”或“执着”)，意为坚持真理或真理的力量。这是一种特定形式的非暴力抵抗或公民抗命。来源：Wikipedia。可在以下地址获取：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tyagraha>.

(2) 当前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1967年战争的延续，当时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以及戈兰高地。这些地区的占领为如今的以巴危机奠定了基础。

(3) 尽管如此，我仍然难以理解自己当时的感受，尤其是在战争爆发之后，我第一次听到“叙事之战”这个词。这意味着存在不同版本的叙述，双方都被指控犯有战争罪。成千上万的平民在寻找食物或医疗帮助等基本活动中被杀，这表明这场不人道危机有多么严重。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全球对政府信任的危机，领导人不履行承诺，甚至做出与其承诺完全相反的事情。

(4) 需要记住的是，耶稣是犹太人，并生活在那个地区。事实上，《圣经》中有一些段落，像我和许多人一样，认为他是在谈及涉及以色列的这些冲突。《马太福音》记载他在被钉十字架前于橄榄山上谈到这些事；《路加福音》则说他在前往十字架的途中提到过。他甚至提到婴儿⁵⁴²，这让人想起这场战争中最令人震惊的一点——它是以在镜头前绑架并杀害以色列婴儿开始的⁵⁴³。

(5) 现在，我之所以能够理解这场战争中真正发生的事情，只是因为我的直觉以及耶稣在走向十字架途中所发出的警告。这些警告的含义是，妇女和儿童会被哈马斯当作人盾和政治工具使用。该组织在其支持者于2006年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继续掌权，但此后再未举行民主选举。

(6) 基于这一切，我认为巴勒斯坦的伊斯兰保守主义在对待女性的问题上已经走到了最糟糕的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像哈马斯这样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对其他宗教极不宽容，并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我期待有一天伊斯兰领袖能够公开反对这些极端分子，并指出他们并不属于伊斯兰——这一点在《古兰经》中有明确依据。毕竟，《古兰经》说，杀害一个无辜的人就等同于杀害全人类⁵⁴⁴。而我们看到的是，当一个民族无法控制其最恶劣的本能时，就仿佛所有人都要为此负责。因此，许多伊斯兰极端分子以伊斯兰之名虐待女性并实施杀戮，使这一宗教在全球呈现出一种原始而暴力的形象。

(7) 此外，像所有反社会人格者一样，哈马斯通过制造袭击并利用这些时刻的影像来操控公众舆论——这些是他们自己制造的情境，然后再归咎于以色列。

⁵⁴² 《圣经》，路加福音 23:28–29

⁵⁴³ 《圣经》，马太福音 24:6–14；路加福音 21:9–28；以及马可福音 13:7–10

⁵⁴⁴ 《古兰经》，第五章（宴席章），第32节（通行译文）——“凡杀一无辜之人……如同杀害全人类；凡拯救一人，如同拯救全人类。”

他们是营销方面的高手，这也是许多恐怖分子的共同特征。有时他们制造这些场景是为了制造恐惧，比如“9·11”，有时则是为了获取某种回报。

(8) 因此，我们会看到许多基督徒热情地为这些恐怖分子或其支持者辩护——尽管正是这些群体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杀害基督徒。而最糟糕的是：没有人谈论这一点。仿佛基督徒的生命并不重要。

(9) 事实是，恐怖主义必须终结，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和平的攻击，并给整个世界带来不安全感。然而，对抗它的正确方式，是對抗其思想。例如，大男子主义作为一种主要的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在各方的默许下被不断助长……更不用说，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滋养恐怖的社会之中。

(10) 因此，从人类法律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⁵⁴⁵——尽管耶稣并不宣扬暴力，甚至不主张为自卫而使用暴力⁵⁴⁶。这并不令人意外：如果和平真的能够通过理念建立，就不需要用武力来维持。事实上，如果巴勒斯坦人民正在受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庇护了恐怖分子。如果民众能够合作并举报哈马斯，以色列的行动可能会更加精准，从而减少伤亡。但当然，即使是不支持哈马斯的人，也同样面临被杀害的风险。

(11) 我看待这场战争，就像是恐怖分子遇到了比他们更强大的对手——这是他们长期滥用暴力的自然结果，正如耶稣所说：“从施洗的约翰的时候直到现在，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圣经》马太福音 11:12）因此，世界的平衡仍然是通过暴力来实现的，而实际上，仅仅对抗大男子主义，或许就已经足够。这也是为什么在“疯狂女人”的故事中，我的主要信息是：女性应当带着孩子离开那里，以避免屠杀。按照这个故事的设定，这将结束战争，因为没有女性，连男人也不会留下。但正因为如此，她才被称为“疯狂”。那些女性认为她们无法改变现实。而事实上，人们也常常这样看待我。

(12) 需要注意的是，犹太民族在其整个历史中也一直经历冲突与迫害。在这一时刻，他们正在叙事之战中失利，并承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压力。这些灾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曾因耶稣的血而将诅咒加在自己身上——耶稣不仅是他们纯洁无罪的王，也是弥赛亚。他们曾说愿为他的死负责，让彼拉多得以洗手不管：“群众回答：‘流他的血的责任，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吧。’”（《圣经》马太福音 27:25）。而耶稣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他们民族的骄傲而受害的上帝使者⁵⁴⁷。

⁵⁴⁵ 巴西刑法典第2,848号法令第25条——“当一个人使用必要手段并以适度方式，制止针对自己或他人的不正当侵害——无论该侵害正在发生还是即将发生——即视为正当防卫。”（措辞依据1984年7月11日第7,209号法律）（参见ADPF 779）。“唯一段：在满足本条主文规定条件的情况下，当公共安全人员在犯罪过程中为制止针对人质的侵害或侵害风险而采取行动时，也视为正当防卫。”

⁵⁴⁶ 《圣经》，马太福音 26:52——“耶稣对他说：‘把你的刀收回原处！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⁵⁴⁷ 《圣经》，马太福音 23:37——“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这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13) 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充分理由在这一冲突中不选边站，因为这些民族并不听从我们的声音。但在巴西，我们看到一种政治两极化正在形成：政治右派支持以色列——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阵营一致——而政治左派支持巴勒斯坦——与共产主义帝国主义阵营一致。任何阅读过1967年相关历史的人都能看出，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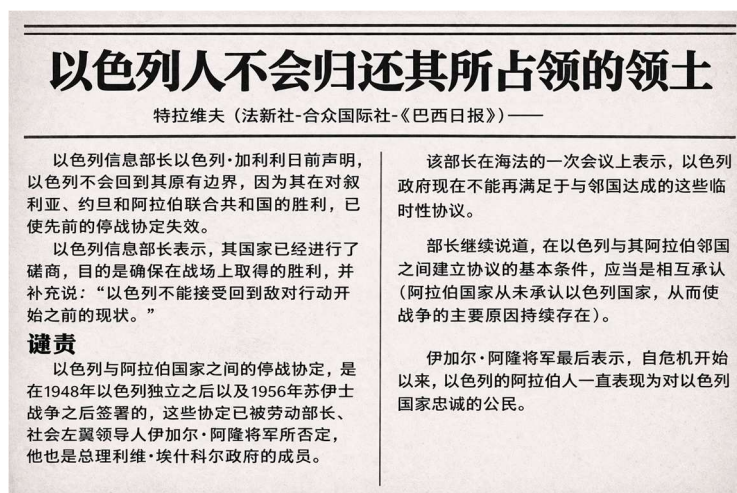
(14) 没有一场战争真正属于我们——而且大多数时候，它甚至不属于参与其中的人民，而只属于他们的领导者。真正的基督徒不会想着杀人或赴死，而是只在战争中为了拯救生命、帮助他人撤离而行动。

(15)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更加关注世界各地针对基督徒的屠杀，使人们能够向他们提供帮助和庇护。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同时帮助这场战争中的受害者以及因此流离失所的难民。



图像 XIV

以下为1967年6月11日《巴西日报》（Jornal do Brasil）第一版第4页所刊登新闻文章的中文改编译文。



接下来的一系列报纸剪报，涉及《巴西日报》在巴西军事政变关键时刻发布的报道。首先，是1964年3月14日的头版，报道了前一天在里约热内卢中央车站广场举行的总统若昂·古拉特集会，他在会上宣布将实施国家的结构性和政治改革。



随后，是1964年3月31日的报纸（第一版，第13页），标志着巴西军事政变的开始，并揭示了当时巴西所处的政治危机。



接着，是1964年4月1日的报纸（第一版，第4页），报道军方开始通过接管广播电台和报社来干预通讯。



下方还包括军事政变期间抗议活动的场景，以及1968年国际歌曲节的图片⁵⁴⁹。在该音乐节中，创作歌手热拉尔多·万德雷未能获得⁵⁵⁰——尽管他的歌曲《为了不说我没有谈及花朵》（Pra Não Dizer que Não Falei das Flores）受到了观众的热烈赞誉。



⁵⁴⁸ 所有报道可在以下地址获取：

https://news.google.com/newspapers?nid=0qX8s2k1IRwC&dat=19920614&b_mode=2

⁵⁴⁹ 图片取自以下链接：

https://pt.wikipedia.org/wiki/Ditadura_militar_brasileira e

<https://biblioo.info/censura-o-fantasma-que-volta-a-assustar-as-bibliotecas-brasileiras/>. AI-5（第五号制度法令）禁止具有政治性质的群众示威，暂停政治犯罪的人身保护令，并对报纸、杂志、书籍、戏剧和歌曲实行事前审查。）

⁵⁵⁰ 热拉尔多·万德雷——本名热拉尔多·佩德罗萨·德·阿劳若·迪亚斯（1935年9月12日生于若昂佩索阿），是一位巴西律师、歌手、词曲作者和诗人。来源：Wikipedia。可在以下地址获取：
https://pt.wikipedia.org/wiki/Geraldo_Vandr%C3%A9.